皇明史概

皇明大訓記目錄

第一卷

皇明大訓記目錄終

皇明大訓記卷之一

臣朱國禎輯

太祖高皇帝御製祖訓序

朕觀自古國家建立法制皆在始受命之君當時法已定人已守是以恩威加於宇內民用平康蓋其創業之初備嘗艱苦閱人既多歷事亦熟比之生長深宮之主未諳世故及僻處山林之士自矜己長者甚相遠矣朕幼而孤貧長值兵亂年二十四委身行伍爲人調用者三年繼而收攬英俊習練兵之方謀與群英並驅勞心焦思慮患防微近二十載乃能翦除强

敵統一海宇人之情偽亦頗知之故以所見所行與羣臣定爲國法革元朝姑息之政治舊俗汙染之徒且羣雄之强盛詭詐至難服也而朕已服之民經世亂欲度兵荒務習姦猾至難齊也而朕已齊之蓋自平武昌以來即議定著律令損益更改不計遍數經今十年始得成就頒而行之民漸知禁至於開導後人復爲祖訓一編立爲家法大書揭於西廡朝夕觀覽以求至當首尾六年凡七謄藁至今方定豈非難哉蓋俗儒多是古非今姦吏常舞文弄法自非博采衆長即與果斷則被其眩惑莫能有所成也今令翰

林編輯成書禮部刊印以傳永久凡我子孫欽承朕
命無作聰明亂我已成之法一字不可改易非但不
負朕垂法之意而 天地 祖宗亦將孚佑於無窮
矣於戲其敬戒之哉

朕自起兵至今四十餘年親理天下庶務人情善惡
眞僞無不涉歷其中姦頑刁詐之徒情犯深重灼然
無疑者特令法外加刑意在使人知所警懼不敢輕
易犯法然此特權時處置頓挫姦頑非守成之君所
用常法以後子孫做皇帝時止守律與大誥並不許
用黥刺剕劓閹割之刑云何蓋嗣君宮內生長人情

善惡未能周知恐一時所施不當誤傷善良臣下敢有奏用此刑者文武羣臣即時劾奏將犯人凌遲全家處死

自古三公論道六卿分職並不曾設立丞相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漢唐宋因之雖有賢相然其間所用者多有小人專權亂政今我朝罷丞相設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門分理天下庶務彼此頡頏不敢相壓事皆朝廷總之所以穩當以後子孫做皇帝時並不許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請設立者文武羣臣即時劾奏將犯人凌遲全家處死

皇親國戚有犯在嗣君自決除謀逆不赦外其餘所

犯輕者與在京諸親會議重者與在外諸王及在京

諸親會議皆取自上裁其所犯之家止許法司舉奏

不許擅自拿問

今將合議親戚之家指定名目開列於後

皇后家　皇妃家　東宮妃家

王妃家　郡王妃家　駙馬家

儀賓家　魏國公家　曹國公家

信國公家　西平侯家　武定侯家

四方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

給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自不揣量來擾我邊則
彼爲不祥彼既不爲中國患而我興兵輕伐亦不祥
也吾恐後世子孫倚中國富強貪一時戰功無故興
兵致傷人命切記不可但胡戎與西北邊境互相密
邇累世戰爭必選將練兵時謹備之今將不征諸夷
國開列於後

東北

朝鮮國 即高麗其李仁人及子李成桂今名旦者自洪武六年至洪武二十八年首尾凡弑王氏四王姑待之

正東偏北

日本國雖朝實詐詣通奸臣胡惟庸謀爲不軌故絕之

正南偏東

大琉球國朝貢不時王子及陪臣之子皆入太學讀書禮待甚厚

小琉球國不通往來不曾朝貢

西南

安南國二年一貢

眞蠟國朝貢如常其國濱海

暹羅國朝貢如常其國濱海

占城國自占城以下諸國來朝貢時內帶行商多行譎詐故沮之自洪武八年沮至洪武十二年方乃得止其國濱海

蘇門答剌 其國濱海

西洋國 其國濱海

瓜洼國 其國居海中

湓亨國 其國居海中

白花國 其國居海中

三佛齊國 其國居海中

浡泥國 其國居海中

凡古帝王以天下爲憂者唯創業之君中興之主及守成賢君能之其尋常之君將以天下爲樂則國亾自此始何也帝王得國之初天必授於有德者若守成

之君常存敬畏以祖宗憂天下爲心則能永受天之
眷顧若生怠慢禍必加焉可不畏哉
凡每歲自春至秋此數月尤當淡憂憂常在心則民安
國固蓋所憂者惟望風雨以時田禾豐稔使民得遂
其生如風雨不時則民不聊生盜賊竊發豪傑或乘
隙而起國勢危矣
凡帝王居宫要早起睡遲酒要少飲飯要依時進午後
不許太飽在外行路則不拘
凡人之姦良固爲難識惟授之以職使臨事試之勤比
較而謹察之姦良見矣若知其良而不能用知其姦

而不能去則誤國自此始歷代多因姑息以致姦人惑侮當未知之初一槩委用旣識其姦退亦何難慎勿姑息

凡聽訟要明不明則刑罰不中罪加良善久則天必怒焉或有大獄必當面訊庶免搆陷鍛鍊之弊

凡賞功要當不當則人心不服久則禍必生焉

凡吾平日持身之道無優伶近狎之失無酣歌夜飲之歡正宮無自縱之權妃嬪無寵恣之專幸朕以乾清宮爲正寢后妃宮院各有其所每夕進御有序或有浮詞之婦察其言非卽加詰責故宮無妬忌之女至

若朝堂決政衆論稱善卽與施行一官之語未可以爲必然或燕閒之際一人之言尤加審察故朝無偏聽之弊權謀與決專出於已察情觀變慮患防危如履淵氷心膽爲之不寧晚朝畢而入淸晨星存而出除有疾外平康之時不敢怠惰此所以畏天人而國家所由興也

凡廣耳目不偏聽所以防壅弊而通下情也今後大小官員幷百工伎藝之人應有可言之事許直至御前闡奏其言當理卽付所司施行諸衙門毋得阻滯違者卽同姦論

凡祀 天地祭 社稷享 宗廟精誠則感格怠慢則禍生故祭祀之時皆當極其精誠不可少有怠慢其風雲雷雨師山川等神亦必敬慎自祭勿遣官代祀

凡天子與親王雖有長幼之分在朝廷必講君臣之禮蓋天子之位卽祖宗之位宜以祖宗所執大圭於上鏤字題曰奉天法祖世世相傳凡遇親王來朝雖長於天子者天子執相傳之圭以受禮蓋見此圭如見祖考也

凡朝廷新天子正位諸王遣使奉表稱賀謹守邊藩三年不朝許令王府官掌兵官各一員入朝如朝廷循

守祖宗成規委任正臣內無姦惡三年之後諸王仍依次來朝如朝無正臣內有姦惡則親王訓兵待命天子密詔諸王統領鎮兵討平之既平之後收兵於營王朝天子而還如王不至而遣將討平其將亦收兵於營將帶數人入朝天子在京不過五日而還其功賞續後頒降

凡朝廷無皇子必兄終弟及須立嫡母所生者庶母所生雖長不得立

凡宮中遇有疾病不許喚醫入內止是說證取藥

凡宮闈當謹內外后妃不許羣臣謁見命婦於中宮千

秋節并冬至正旦每月朔望來朝其陰寒盛暑雨雪

免朝

凡天子及親王后妃宮人等必須選擇良家子女以禮

聘娶不拘處所勿受大臣進送恐有姦計但是娼妓

不許狎近

凡內府飲食常用之物官府上下行移不免取辦於民

多致交煩生弊故設酒醋麵織染等局於內旣設之

後忽覩周禮酒人醬人醯人染人之職亦用奄人及

知自古設此等官其來已久取其不勞民而便於用

也其他如各監司局及各庫皆設內官職掌其事甚

易辦集上項職名設置既定要在遵守不可輕改

御製皇陵碑

洪武十一年夏四月命江陰侯吳良督工新造　皇堂

予時秉鑑窺形但見蒼顏皓首忽思往日之艱辛況

皇陵碑記皆儒臣粉飾之文恐不足爲後世子孫戒

特述艱難明昌運俾世代見之其辭曰

昔我　父皇寓居是方農業艱辛朝夕徬徨俄爾天

災流行眷屬罹殃　皇考終於六十有四　皇妣五

十有九而亡孟兄先死合家守喪田主德不我顧呼

叱昂昂既不與地鄰里惆悵忽伊兄之慷慨惠此黃

壞殯無棺椰被體惡裳浮掩三尺莫何敬舉旣葬之
後家道惶惶仲兄少弱生計不張孟嫂攜幼東歸故
鄕値大無雨遺蝗騰翔里人缺食草木無糧予亦何
有心驚若狂乃與兄計如何是常兄云去此各度凶
荒兄爲我哭我爲兄傷　皇天白日泣斷心腸兄弟
異路哀動遙蒼汪氏老母爲我籌量遣之　相送備釀
馨香空門禮佛出入僧房居未兩月寺主封倉衆各
爲計雲水飄颻我何作爲百無所長依親自辱仰之
落泊旣非可倚侶影相將突朔煙而急進暮投古寺
以趍蹌仰窮崖倚崖而倚碧聽猿啼夜月而凄涼魂

悠悠而見父母無有志落魄而俠伴西風鶴淚俄淅瀝以飛術身如蓬逐風而不止心涼涼乎沸湯一浮雲乎三載年方二十而圖將乃長淮盜起民生擾擾於是思覩之心昭著月逝盼乎家邦已而既歸仍復業於覺皇住方三載而又雄者跳梁初起汝潁次及鳳陽之南廟未幾陷城淺高城隍非守不去號令彰彰友人寄書云及趨降既憂且懼無可籌詳傷有覺者將欲發揚當此之際逼迫而無已試與知者相商乃告之曰果束手以待罪亦奮臂而相戕知者為我畫計且禱陰以默相如其言往十去守之何詳神乃

陰陰乎有警其氣郁郁乎洋洋上逃上守則不吉將
就凶而不妨即起趨降而附城幾被無知而創少頃
獲釋身體安康從愚朝暮日日戎行元兵討罪將士
湯湯一攖不得再攖再驟移營易壘旌旗相望已而
解去棄戈與鏹予脫旅隊馭馬鞚韁出遊南土氣舒
而光倡農夫以入伍事業是匡不逾月而衆集赤幟
蔽野而盈岡率度清流戍守滁陽思親詢舊終日慨
慷知仲姊已逝獨存駙馬與甥雙駙馬引而來我
外甥見舅如見娘此時孟嫂亦有知攜兒挈女皆從
傍次兒已歿又數載獨遺寡婦野持筐因兵南北生

計忪忪一時會聚如再生牽衣訴昔以難當於是家
有眷屬外鍊兵鋼弩雄益驅飲食不遑暫戍和州東
渡大江胥撫姑孰禮儀是尚遂定建業四守關防礪
兵秣馬斮肴顛顛偉雄自爲乎聲教戈矛天下鏗鏘
元綱不振乎彼世祖之法豪傑何有乎仁民子乃張
皇六師飛旗角亢勇者效力智者贊襄親征荆楚將
平湖湘三苗盡服廣海入疆命大將軍東平乎吳越
齊魯耀乎旌幢西有乎伊洛崤函地險河湟入胡都
而市不易肆虎臣露鋒刃而燦若星鋌已而長驅乎
井陘河山之内外民庶咸仰關中郎定市巷笙歌蒸

蒐梁浪以歸版籍南藩十有三國而來王僑金
定鼎託虎踞而儀鳳壓天塹星高而月輝滄海鐘岳
鎮嶽而巒接乎銀漢欲厚陵之儀埜卜者乃日不可
而地且藏於是祀事之禮已定每精潔乎蒸嘗惟劬
勞罔極之恩難報勒石銘於皇堂垂世承運而務德
必彷彿於殷商涙筆以述難諭嗣以撫昌稽首再拜
願時時而來饗
御製西征記
癸卯秋以巨舟千艘載甲士十萬是日天風東發揚帆
泝流西征荆楚禡旗之後纜解舟行時兩岸諸山

雲霞䨵左雷右電江湖洶湧羣鳥萬數挾舟翅焉少頃有虵自西北浮江趨柁朕親覩之斯非神龍之化若是歟果天不我捨加龍神運機則西鄙之寇如豺狼之被獵不旬日必至吾麾下次日舟師抵釆石泊牛渚磯未幾一䖍一虵浮凝柁後略不畏人如此終半晝不異斯急流之所疑其然怪之見船末巨鼓一枚恐妨戰鬭即令左右將施神𠊓語既鼓行復覩之莫知䖍虵之所在已而師行由梁山磯其江陝隘巨舟輻輳見對立嵬山怪石穿空奔濤峻急樹生崖畔凝鳥道以披雲罷觀之後駕艨飛帆暮泊蕪湖之西

江天風漸作水陸音生驚濤泊岸氣起滇豫是以止
趨就纜至旦風猶未止仍泊是江遥見江心一山挺
然峻空嵐然揷水背有廟焉惟諸將輕舸如織梭而
上下朕謂左右曰若是者何如對曰是山之神擅禍
福致是所以諸將往禱焉須臾逆風遂順風生於是
浮游而前數日越樅陽渡漢武射蛟之所半晝抵皖
賊寇舟不戰水陸困守朕命諸將以舟擊水以步疑
陸鼓譟而進不踰時空其江盡爲我有於是宵晝弗
停次日午後兵抵潯陽之下與彼交戰再衡再折凡
若此者三彼負而我勝友諒逃遁遣將伏降朕命能

者葺城守之班師建業吁兵凶事耳聖人不得已而
用之朕命甲士露鋒刃比縛首惡以來前其良民安
無誤遺者耶荷　上帝默相兵無血刃潯陽以平民
獲康㦲

御製平西蜀文

洪武四年九月三十日朕親紀征蜀並道總兵官功之
低昂以旌忠勇有智之將又張無謀鈍兵之徒爾基
再作平蜀頌一章為傅將軍廖將軍千萬年不朽之
功朕聞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此蓋上古
聖君臨御恩及海內故賢者讚揚若非聖君安敢受

此美稱善揚者也朕本淮民因元失政豪傑忿爭吾承人後偶獲多兵訓鍊爲我調用有時命將四出有時親征一方不五六年間羣雄斂跡惟西蜀一隅限山阻險是有戴壽者假明之童孩負固不伏陰生詭計說誘諸洞蠻夷爲我邊民患於是發兵二道命將分行三年冬平章楊景德慶侯廖永忠率舟師抵瞿塘戴壽以合蜀軍民與之決戰平章楊璟兵敗收兵僅能與之對壘當年冬潁川侯傅友德將兵由西番道經階文逾月而抵綿漢蜀兵莫敢當鋒其戴壽者恃瞿塘之險選老弱守之盡拔堅關之兵西行與潁

川疾戰道逢穎川侯一戰戴壽披靡再戰因逼成都其攻衢關舟師總兵者尚未盡知將軍穎川侯木牌書其戰勝次第順川江而放流德慶侯獲之連艦而進乘機破關搗虛而至僞京師幼主明昇銜璧率文臣請降戴壽爲傅將軍王擒於成都於是中國清寧論將之功傅一廖次低昂是焉

天祐我邦　師出一律　將忿揚揚　馬嘶蹄踏
蠢爾聱張　惟我穎侯　智勇難量　羌人稽首
壺漿道傍　勞我軍行　綿漢是降　蠢爾戴壽
率衆來當　一戰披靡　非城且藏　旬日困逼

詣軍請降　傳將功就　再歌瞿塘　天生廖將
與傳成雙　江風浩浩　起我旌幢　泊舟連壘
直破衡關　生俘僞主　市肆無干　遣使飛捷
一刻數闕　天產名將　兵出農間　非朕有能
實出天鑒　有臣在南　家居括蒼　生而能文
舉筆何難　謂我采擇　黼之班班

御製感舊記　有序

予因督工中都道經滁陽乘春之景踏青西郊細目河
山城雖如故懷壯戍兆今河山雖是依然故人首面
殊顏花木謝而再介人已昏而不少感彼兆之時勢

執筆寫心特敘因興之事以爲記

息驛時閒登豐峰而　下觀四山以環滁識歐陽之不謬昔雖號斯當揮戈角逐之時何暇遊今戡定禍亂定於宇內時逢民福之時故得暇遊於舊戍景多故迹川曠而水紆醉翁亭下釀泉備酒掬飲者爾黃精蕨薇扶老以澤顏民淳風厚閭巷情歡因親民之樂天子今始見數往日之危難何下萬千之衆當有元弛綱之時氛埃渤於宇宙鴻濛於中原羣盜縱夾而馳騁蕩民命如驅羊于潛草野奚往而何藏持食餘粟度殘生以候時康何天眼之晃明張矢乃儆

若吾將居無何於是乎匹馬單戈奮興淮右聚良民

於鄉里收殘胡遺士於諸營飛天以保衆利鋤黨除

精財攙槍而清大盧搪堅壘而安厚土謀當有志之

初於是乎張皇六師九伐威於海內不幾年間偃兵

息民時亨亨兮日月運行民欣欣兮樂歲康寧符應

兮有準修德兮在古與今豈崇朝兮飄風何終日兮

驟雨景物異前河山如故既定亂以安民猶得思往

以閱今足當年之初志述而爲記

御製紀夢

昔當辛卯元君弱政臣弄權擅威福海內失馭天下紛

紀其年　汝潁蘄黃民皆爲逆次年徐宿蜂然盜起蔓及鍾離定遠民棄農業就兵器趨凶者數萬當時貪官汚吏莫敢誰何未幾壬辰二月二十七日陷濠城而拒守之哨掠四鄉焚燒閭舍蕩盡俄而胡帥至乃徹里不花率騎三千聲攻城而逡巡不進唯是四掠良民得之則以絳繫首稱爲亂民獻俘於上請賞良民受害激動萌逆之心呼親喚舊相繼入城合勢共守相拒予當是時尚潛草野托身緇流而畏而難前欲出爲元虜繫絳以廢生不出亦慮紅軍入鄉以傷命於是禱於伽藍祝曰歲在壬辰紀年至正十二民

人盡亂巾衣皆絳赤幟蔽野殺人如麻尸善者生不保朝暮予尤恐之特祝神避凶趨吉惟神決之若許出境以全生以珓投於地神當以陽報若許以守舊則以一陰一陽報我祝畢以珓投之於地其珓雙陰之前所禱皆兩不許予乃深思而再祝曰神乃聰明余篤然祈之神不為我決既不出而不守舊果何報耶請報我陽珓予備糗以往以珓擲於地其珓仍陰之就而祝曰莫不容予倡義否若是則復陰之以珓擲地果陰之方知神報如是再祝曰倡義必凶予心甚恐願求陽珓以逃之珓落仍陰之更祝神必進神

當決我以陽以珓投於地神既不許以珓不陰不陽
一珓卓然而立予乃信之白神曰果倡義而後倡乎
神不誤我背復以珓陰之以珓投於地果陰之予遂
決入濠城以壬辰閏三月初一日至城門守者不由
分訴執而欲斬之良久得釋被收爲步卒入伍幾兩
月餘爲親兵終歲如之當時予雖在微卒嘗觀帥首
之作度之既久甚非良謀明年春元將賈魯死城圍
解予歸鄉里收殘民數百獻之於上官授我爲鎮撫
當年冬彭趙僭稱部下者多凌辱人予識彼非道遂
數百人內率二十四名銳者南遊定遠忽有義旅來

歸者三千卒練之六月取橫澗山破義兵營得軍二萬餘人滁陽葺城以守之又明年春兵入和陽與元兵戰三月而元兵解去乙未夏六月親渡采石江下姑孰丙申入建業集兵十萬堅守江左秣馬厲兵後三年發兵四征又三年西定湖湘東平吳越所得壯士精弱半之七十餘萬江南已定臣民推戴以明年戊申正月即皇帝位朕許之至秋不記月日忽夢居寒微服遊舍南仰觀見西北天上羣鳥如燕大小數不可量摩天而下須臾少近皆鳩鵲之狀又少近比鳥之狀忽然自鳥中突一遥鴻者徐翅東南平回首

以頌之有鶴數對略少將近忽不知鶴之所在惟有
青旛數行但見旛去旛首浮空而行不見持旛者亦
不見其竿旛過少頃西北天上有一木爲朱臺四有
稜角周有欄檻尒[illegible]目以朱黃纜四扯之前上立二人
如寺閣內金剛一體無二極目視之見二人口若宣
揚之狀忽臺轉西以左向南不見立士却見列坐
幞頭抹額者數人又臺旋北向以後向南見臺上中
立三尊者道家三清之狀其中尊者美貌修髯人世
罕見略少回顧於我仍在西北余尚夢寐徵中天神
既去急歸告於老嫂曰適來天神過此我必得異故

歸告於家且回慮命出門既行乃換其身不在𡨚微之時便問昨來天神何往傍曰朝天宮去矣急趣之行未久途逢數紫衣道士者以絳衣來授予揭裏視之但見五綵問此何物也内一道士隨聲此何物也又一道士叱彼道士曰此有文理㝠人服予服之忽然冠履俱備傍有一道士授我一劍劍上皆如牙齒之狀持教我行不數十步間東南途逢一皁衣禿袖者來蘇首及兩肱二股首頂一𥨍兩耳怒目而西北往予再東南行數十步過一小川川南山北有房東西約十餘間見東宮衣青衣而立彼忽然而覺明

年即位於南郊未即位之先雪沒市鄉當祭及即位之時香霧上凝天而下霜地獨露中星遂紀年洪武

御製夢遊西岳文

猗西岳之高也哉吾夢而往去山近將百里忽覩穿雲抵漢巖崖嶸爛而五光正遙望間不知其所以俄而巳升峰頂略少俯視見羣巒疊嶂拱護週迴蒼松森森然遮巖映谷朱崖突兀而凌空其豺狐野鳥黃猿狡兎略不見其蹤峭然潔淨蕩蕩乎巒峰吾將週遊岳頂忽白鶴之來雙翥異香之繚繞管絃絲竹之聲雜然而來天意試仰觀見河漢之輝輝星辰已布吾

之左右少時一神跪言曰愼哉上帝咫尺旣聽斯言方知西華之高柱天之勢如此於是乎誠惶誠恐稽首頓首再拜聽天愈覺神殊氣爽體健身輕俄聞風生萬壑雷吼諸峰吾感天之造化必民獲年豐遂舉手加額豁然而夢覺於戲朝乃作思夜必多夢吾夢華山樂遊神境豈不異哉

御製岱山高文

岱山高兮不知其幾千萬仞根盤齊魯兮亦不知其幾千萬里影照東海兮巍然而柱天瑞於民庶兮興雲吐霧神龍出乎其間降祥則甘露垂於松栢佳歲則

滂沱逼於厚坤冬則寒風時出巖嶅雜然而有聲百川朴藪森然而如雷坤之所載世之山首岱山也至如暘谷之東昧谷之西日昇月騰之處人莫知其端吾某年狩於東方或登峰頂時開天聲萬籟岱山之高也哉柱天之勢其可云乎俄而風生萬壑雲起諸巒隱隱雷動百川倏忽電掣萬里長虹此岱山之神至也至則威靈百備神之造化如此少時風靜雲收電斂雷息又百川之清泰其岱山尤其高哉其蒼松也始天地而生倚丹崖而長松之所以長千尋不比丹崖所以高萬仭何量蓋山太古之歲日以至如今

蒼松掃丹崖而莓苔不秀丹崖映蒼松而五色變譁猿啼雲樹之杪鶴舞日觀之東鵰鶚盤旋乎深谷雖扶搖不可得而昇峰於嶽登太山而小天下越大海而渺江湖信哉

御製相鑑序

朕詢儒問道儒皆演孔子之說陳三皇五帝之制以導我及覩春秋之書惟紀賢不肖政得失昭如日星驗如影響詳其所以自修春秋至今凡儒者未嘗不讀是書云何臨事多謬不從善而從惡因雜處羣書不能精知利害也因命儒臣纂歷代史書賢不肖者類

爲賢姦兩昔使智者易爲目誦賢者易爲取舍幾閲卷備見目前若君子者孰從惡而不從善耶

御製又閲江樓記有序　上初命建樓已先爲記尋以天變止之又作

朕聞昔聖君之作必詢於賢而後與噫聖人之心幽哉

朕嘗存之於心雖萬千之學猶不能倣今年欲役內者建閲江樓於獅子山有諫將與朝無入諫者禍斯而上天垂象責朕以不急朕日惶懼乃罷其工謀今諸職事妄爲閲江樓記以試其人及至以記來獻節奏雖有不同大意比比皆然終無超者朕特假爲臣言而自尊不覺述而備章故序云

洪武七年二月二十一日

皇帝坐東黃閣謂臣某曰京城西北龍灣獅子山扼險

而拒勢朕欲作樓以壯之雄伏遐邇名曰閱江樓雖

樓未造爾先為之記臣某謹拜手稽首而言曰臣聞

古人之君天下作宮室以居之深高城隍以防之此

王公設險之當為非有益而不與土階三尺茅茨不

剪誠可信也今　皇上神謀妙算人固弗及乃有獅

子山扼險拒勢之詔將欲命工臣請較之而後舉且

金陵之形勢豈不為華夷之魁何以見之昔孫吳居

此而有南土雖奸操忠亮卒不能攙取者一由長江

之天塹次由權德以沾民當是時宇內三分勁敵豈
小小哉猶不能侵江左豈假閱江樓之形勢乎今也
皇上聲教遠被遐荒守在四夷道布天下民情効順
險已固矣又何假閱江樓之高抳險而拒勢者歟夫
宮室之廣臺榭之與不急之務土木之工聖君之所
不爲　皇上撥亂返正新造之國爲民父母恊和萬
邦使愚夫愚婦無有謗者實臣之願也臣雖違命文
不記樓安得不拜手稽手以歌　陛下納忠款而歛
興造息元元於市鄉乃爲歌曰天運循環百物禎頒
眞人立命四海咸安臣歌　聖德齒舔髮班億萬斯

年　君壽南山

御製孝慈錄序

喪禮之說問周朝已備至秦火乃亾漢儒采諸說以成書號曰周禮儀禮或云漸書而未行歷代儒臣往往以爲定式以佐人主若識時務者則采何行而行之其有俗士執古以匡君君不明斷是以妨務而害理中道廢焉朕觀其所以於事甚繁洪武七年九月貴妃薨勑禮官以定儀詔翰林稽諸古典三日而後來奏人各以周禮禮儀爲定式所云父在爲母服期年若庶母則無服又引子游問孔子于魯昭公之服有二

以孔子不許爲必然朕思之再三迂儒俗士果不識
時務孰不知孔子之說有大義存焉宰予問期年之
喪可服孔子以爲不仁與昭公之事何異乎不然當
是時諸侯不有天王而自專孔子以三綱五常教不
善昭公請侯也其喪禮久出天王問孔子欲更貫禮
可乎在孔子必不教人不忠所以不言期之非友宰
予問居之論孔子却言其非可見毋之期服不近人
情焉今之迂儒止知其一不知其二是古非今臨然
矣且禮出於天子上行下效焉今天子皇子毋服期
庶母則無服五服之外則不服若以其說爲必然則

堯之德廣矣堯乃親九族而平章百姓皆獨重服之外者歟於是命諸儒過考諸書以報又數日來奏古今論喪服者四十有二人願服期年者十四人願服三年者二十八人比服期年者增倍由是觀之三年之喪豈不合人情者乎夫父母之恩一也父服三年父在爲母則期年豈非低昂太甚乎其人情何如也且古不近人情而太過者有之若父母新喪則或五日二日或六七日飲食不入口者方乃是孝朝抵暮而悲號焉又三年不語焉禁令服內勿生子焉朕覽書度意實非萬古不易之法若果依前式其孝子之

家爲已死者傷見生者十以八九則孝禮頹焉民人則生理罷焉王家則國事紊焉又聞周公無逸篇述殷王中宗享國七十五年高宗享國五十九年祖甲享國三十三年自時厥後惟耽樂之從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三四年壽可稽而短可考豈不明矣然周公止知如是不知定期服已失人倫終致後王壽短而社稷移者亦由庶母無服焉而父歸爾子來之人倫安在所以壽促而王綱解迂儒茫然哉朕觀宮生之君好內山林之士任爲股肱爪牙暴貴其身致君牽制文義優游不斷國之危以非迂儒者誰

其喪禮之論答時文之變態迂儒乃不能審勢而制宜是古非今灼見其情甚不難矣每聞漢唐有忌議喪事者在朕則不然禮樂制度出自天子於是立爲定制子爲父母庶子爲其母皆斬衰三年嫡子衆子爲庶母皆齊衰杖期使內外有所遵守洪武七年冬十一月一日

御製道德經序

朕本寒微遭胡運之天更値羣雄之並起不得自安於鄉里遂從軍而保命幾喪其身而免於是乎受制不數年脫他人之所制獲帥諸雄固守江左十有三年

而即帝位奉天以伐元統有黔黎自即位以來問知
前代哲王之道宵晝遑遑慮穹蒼之切鑒於是問道
諸人人皆我見未達先賢一日試覽群書檢間有道
德經一册因便但觀見數章中盡皆明理其文淺而
意奧莫知可通罷觀之後旬日又獲他卷注論不同
再尋較之所注者人各異見因有如是朕悉視之用
神盤桓其書久之以一已之見似乎頗識意欲試注
以遺方來恐今後人笑於是弗果又久之見本經云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而懼之當是時天下初定民頑
吏弊雖朝有十人而棄市暮有百人而仍為之如此

者豈不應經之所云朕乃罷極刑而囚役之不逾年而朕心減恐復以斯經細觀其文之行用若濃雲靄羣山之疊巘外虛而內實貌態彷彿其境又不然架空谷以秀奇峰使昔有崑巒倏態成於幽邃若不知其意如入混沌鴻濛之中方乃少知微青則又若皓月之流澄漏鏡中之觀實象雖形體之如然探親不可得而捫撫況本經云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以此思之豈不明鏡水月者乎朕在中宵而深慮明鏡水月形體雖如一却乃虛而不實非着衆於他處安有影耶故仰天則水月象明棄鏡捫

身則知已象之不虛是謂物外求真故能探其一二之吉微遂於洪武七年冬十二月甲午著筆强為之辯論未知後世果契高人之志歟朕雖非材惟知斯經乃萬物之至根王者之上師臣民之極寶非金丹之術也故悉朕之丹衷盡其智慮意利後人是特註耳是月甲辰書成因為之序

御製資世通訓序

朕於幼時家貧親老無資求師以學業故凡務力於畎畝之間更入緇流遂致聖人賢人之道一槩無知幾喪其身焉然雖不知聖人之道何如其當時善人之

言彼雖不教我我安得不聽信之忽遇羣雄並起於
吾之命如履薄氷不數年間獲衆保身又數年衆廣
而大興以統天下時乃尋儒問道微知其理故日攻
詢訪博采志人中積羣言加以比較是非其中所言
當者非斯人之自能乃上古哲人之善行因斯人有
志聽懷今爲我學而爲我用於斯人豈徒然哉其有
所言不當者皆斯人情其學況平日解悟差爽是致
作事倒爲或又爲非以覆身滅姓者有之吾嘗靜以
思之凡君天下者代天理物統寰宇之大負教臣民
之重上古哲王道與天同今朕非材薄德鄙乃握乾

特而統寰宇德將安在於是宵晝弗敢自寧但見世人性愚而見淺古有聖經賢傳立意深長爲先儒註以繁辭評論不一愈愚後學者朕特以一己之見總先賢之確論託諭者評之直述其意以利今後人故爲之序云

御製心經序

二儀久判萬物備周子民者君君育民者法其法也三綱五常以示天下亦以五刑輔弼之有等凶頑不循教者往往有趨火赴淵之爲終不自省是因頑者非特中國有之盡天下莫不亦然俄西域生佛號曰釋

迦其為佛也行深願重始終不二於是出世間說苦趣其為教也仁慈忍辱務明心以立命執此道而為之意在人皆若此利濟群生今時之人罔知佛之所以每云法空虛而不實何以導君子訓小人以朕言之則不然佛之教實而不虛正欲去愚迷之虛立本性之實特挺身苦行外其教而異其名脫苦有情昔佛在時侍從聽從者皆聰明之士演說者乃三綱五常之性理也既聞之後人皆獲福自佛入滅之後其法流入中國間有聰明者動演人天小果猶能化凶頑為善何況聰明者知大乘而識宗旨者乎如心經

毎言空不言實所言之空乃相空耳除空之外所存
者本性也所以相空有六謂口空說相眼空色相耳
空聽相鼻空嗅相舌空味相身空樂相其六空之相
又非真相之空乃妄想之相爲之空相是空相愆及
世人禍及古今往往愈陷愈深不知其幾斯空相前
代帝王被所惑而幾喪天下者周之穆王漢之武帝
唐之玄宗蕭梁武帝元魏主燾李後主宋徽宗此數
帝廢國怠政惟蕭梁武帝宋之徽宗以及殺身皆由
妄想飛昇及入佛天之地其佛天之地未嘗渺茫此
等快樂世嘗有之爲人性貪而不覺而又取其樂入

世有之者何且佛天之地如為國君及王侯者若不作非為善能保守此境非佛天者何如不能保守而偽為用妄想之心即入空虚之境故有如是斯空相富者被纏則貪慾並生喪富矣貧者被纏則諸詐並作殞身矣其將賢未賢之人被纏則非仁人君子也其僧道被纏則不能立本性而見宗旨者也所以本經題云心經者正欲去心之邪念以歸正道豈佛教之妄耶朕特述此使聰明者觀二儀之覆載日月之循環虛實之執取保命者何如若取有道保有方豈不佛法之良哉色空之妙乎

御製建言格式序

嗚呼爲君難而爲臣不易此古人嘗戒之言且如爲臣之難惟茹太素是也洪武九年朕見災異萬端餘無措手於是特布告臣民許言朕過告既出未逾月蕭臣上書者山東布政使吳印叅政宋善闕純山東按察副使余奎海州學正曾秉正平涼府崇信知縣潘內監察御史孫化海寧縣丞方仲容登州府福山縣丞徐謙山東布政使司檢較傅奎台州黃巖縣徐季清安吉衛軍丘叔守欒莊派指揮僉事李景山西分教國學生余懋台州府民鄭士利共一十五人惟其

言者吳印宋善閻鈍余奎曾秉正孫化傑李李景八人計一十七事全不可行者潘向方仲容徐謙徐季清丘絃余懋六人假公營私而罪者鄭士利是後近臣刑部主事茹太素以五事上言其書一萬七千字朕命中書郎王敏立而誦之至字六千三百七十乃云才能之士數年以來幸存者百無一二不過應答辨集又云所任者多半迂儒俗吏言及至斯未覩五事實蹟意其妄言故召問之爾為刑部之官彼刑部官吏二百有餘僩可細分迂儒俗吏乎彼乃不答使分之而又無知其人者於是扑之次日深夜中朕臥

榻上令人誦其言直至一萬六千五百字後方有五事實蹟其五事之字止是五百有零朕聽至斯知五事之中四事可行當日早朝敕中書都府御史臺著蹟以行嗚呼難哉古今上書陳言者未嘗不爲國爲民而爲君而言者雖有責人以難故要其名者亦甚不多今朕厭聽繁文而駁問忠臣是朕之過有臣如此可謂之忠矣嗚呼爲臣之不易至斯而見惜哉因如是故立上書陳言之法以示天下若官民有言者許陳實事不許繁文若過式者問之故爲之序

御製大誥序

朕聞曩古歷代君臣當天下之大任關生民之塗炭立
剴陳紀昭示天下為民造福當是時君臣同心志同
一氣所以感　皇天后土之監海嶽效靈由是雨暘
時若五穀豐登家給人足斯君臣之遭遇且久矣直
民之功載諸方冊猶如見存君子讀誦至斯歎然增
懷感激仰慕於千萬古之下恨不目擊耳聞樂此昇
平以為慶幸昔者元處華夏實非華夏之儀所以九
十三年之治華風淪沒彝道傾頹學者以經書專記
熟為奇其持心操節必格神人之道略不究衷所以
臨事之際私勝公微以致怨深讟海罪重嶽山當犯

之期棄市之屍未移新犯大辟者即至若此乖爲覆身滅姓見存者曾幾人而格非嗚呼果朕不才而致是歟抑前代汙染而有此歟然曠由人心不古致使而然今將害民事理昭示天下諸司敢有不務公而務私在外贓貪酷虐吾民者窮其原而搜罪之斷令一出世世守行之洪武十八年十月朔序

君臣同遊第一

昔者人臣得與君同遊者其竭忠成全其君飲食孫未嘗忘其政所以政者何惟務爲民造福拾君之失補君之過補君之缺顯祖宗於地下歡父母於生前

榮妻子於當時身名流芳千萬載不磨專在竭忠守

分智人悟之有何難哉今之人臣不然蔽君之明猥

君之惡邪謀黨比幾無暇日凡所作爲蠢皆殺身之

計趨火赴淵之等

御製稽古定制序

昔先王制禮所以別尊卑定貴賤使上下秩然不敢有

亂其朝代雖有更革禮樂制度多是相因中間雖損

益以合時宜然相因者甚多其所損益小過不及而

已自三代以至唐宋莫不皆然我朝自定天下以來

立綱陳紀制禮作樂頒布天下已有年矣至若官民

房屋墳塋碑碣亦嘗歷考前代典章斟酌損益著爲
定制豈期奸臣胡惟庸等擅作威福謀爲不軌故意
紊亂條章是致諸功臣之家不肯遵守雖祖宗墳塋
碑碣亦不樹立甚者無如藍玉越禮犯分房屋家奴
至於數百馬坊廊房皆用九五間數又於本家牆垣
內起蓋店舍招集百工技藝之人在內居住與民交
易如此不才初不知其所以及至謀逆事發諸功臣
相繼敗露然後知其不遵定制蓋欲背朝廷以待亂
而已其不遵者以此又如自古賢人君子出仕於朝
食君之祿一心在公務造民福其於財利之事略不

經營爲何盖身受重爵所食之祿皆出民供不耕不蠶坐享富貴若又與販與民爭利豈賢人君子之所爲是以唐宋固爲官之家亦有不諳道理與販鬻賣侵民之利所以各有禁令我朝文武官員間有不遵禮法既享厚祿猶且貪心不已往往令子弟奴僕家人坐賈行商侵奪民利甚至出外中鹽倚恃官勢挾制所司攙越資次壞法多端今特命翰林斟酌唐宋制度定到墳塋碑碣丈尺房屋間架及食祿之家與販禁例編類成書永爲遵守嗚呼敬聽朕言永享太平之福洪武二十九年十一月望日序

行[illegible]黃河說

吳元年丁未十月遣大將軍率馬步被堅者二十有五萬渡江越淮北入中原首服齊魯明年洪武初夏四月定河洛秋八月胡君棄城遠遁沙漠又冬轉戰晉冀撫有其地關右望風送款中原是平嘗云君天下非都中原不可今中原既平必躬親至彼仰觀俯察擇地以居之遂於當年夏四月率禁兵數萬往視之敕有司濬江淮水濱及河際故道某日乘巨艘抵瓜州是時春水方既潦水初與江無洪濤日無酷暑將在清和利征旦吉舟入運河舍半抵廣陵二十日至淮

陰舟師入淮是日與上風多揚帆飛檣不二時而達河淮二水相合之處見水分兩道清濁如界並流二十餘里方乃混沌東注既而越淮入河方覺水上同流極濁而無清至黃更無他色所以古今稱黃河宜其然也舟行三旬晝夜居斯水上時刻聽覩其勢若萬馬奔馳其狀若大地轟馬其湍物之速一息莫覩其山廻石轉之處則水繞勢盤旋於羊角水底玲瓏因風激怒濤飛濺天則珠飛雨降有時巨浪如堤倏然而湧橫亘其河使湍者緩流者止細浪者無迭良久之間衆流輻輳其橫亘之水將消忽然一水廻旋

則水底有聲喈喈鳴鳴又少北泅水中一穴甚黝黑
圓有如井狀上通天氣下至河底然呼嚴逕是無異
水爲旋轉急甚中有飛者上起夫渦去人縠崇壽臨岸
沸沸觸人其流於兩山峽之處或直而湍或曲而折
或繞石而旋或復流以觸岸或怒急而雪浪成堆或
使山傾地陷或舟覆而楫摧人云神亦每患於中國
爲民害者多矣朕親遊斯上觀斯水之勢過兩山之
間河狹流急宜其然歟至於平原曠野則東蕩西埒
使桑田變遷水勢少浸亦宜其然歟此堅柔之所由
孰謂有神卻乃有之深淵而難澄滔滔東注亙古今

而不息此久常者也忽然而極清人影皆毫鬣洞見如此者或千百里或數十里斯可謂神者焉故上古人君載在祀典異之祀之為民祈禱焉今朕得親斯水之狹直處如經如弦平原處汗汗漫漫浩浩蕩蕩有不可測焉禹貢注云三門未開呂梁未鑿則河出孟門之上未為當也必後人訛其文相傳差矣朕曩者既遊今思復述以為說

[illegible][illegible]大訓記卷之一終